# 并肩成长

■段得成 张新凯

## 相爱相守

看着窗外落叶在微风中舞动，火箭军某部三级军士长邢莹莹的心底，泛起一阵甜蜜的涟漪。她的爱人田超一大早打来电话，说他可以休假了。

挂断电话，邢莹莹的指尖不自觉地摩挲着手机屏幕上那张熟悉的合影。照片里的田超笑得有些憨厚，眉眼间藏着温柔。邢莹莹盯着屏幕看了许久，直到手机自动锁屏才轻轻叹了口气。那叹息里不再是往日的苦涩，而是一种被爱意填满后的舒展。

去年底，邢莹莹被评为火箭军“十大砺剑尖兵”。身在另一座火箭军军营、同为三级军士长的田超，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心中满是喜悦。

对于田超和邢莹莹而言，背负的重任使得“聚少离多”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。

今年上半年，正值田超所在单位备战某项重大任务的关键期。在幽深闷热的“地下龙宫”，豆大的汗珠顺着田超的额角滑落，蜇得眼睛生疼，但他不敢眨眼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丝信号波动。

与此同时，数百公里外的邢莹莹，也投身到单位的集训任务中。整整大半年，夫妻二人未曾谋面，全靠那根传递温情的军线维系着两人的感情：“你在那边累不累？”“放心，我都好，你专心训练。”简短的话语背后，是他们作为彼此坚实后盾的告白。

邢莹莹常说，他们的爱情如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经受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考验。但两人在短暂的通话里，依然互相督促、彼此支撑。

邢莹莹和田超的相识，是在比武场上。2011年，两人代表各自单位参加上级组织的通信专业比武。那时，尚是义务兵的邢莹莹是唯一一名参赛女兵，田超则已有了丰富的比武经验。那次比武持续一个月左右，两人虽是竞争对手，田超却不断给邢莹莹加油打气，并利用休息时间为邢莹莹答疑解惑。




在比武前的集训中，有一次，邢莹莹因操作失误导致成绩下滑，沮丧地坐在训练场边抹眼泪。田超走了过来，递上一瓶矿泉水，然后蹲在她身边，用粗糙的手指在沙地上画出自己梳理的思维导图。指尖划过沙地，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田超低沉而坚定的声音，像一股暖流，抚平了邢莹莹内心的焦躁。邢莹莹至今记得，那段时间，两人一同交流心得体会，排解心理压力。一来二去，两颗好胜且坚韧的心渐渐靠拢。

这种在志同道合的拼搏中滋生的情愫，比许多甜言蜜语更加醇厚。最终，邢莹莹拿下那次比武的第一名。领奖台上，两人隔着人群遥遥相望。田超竖起大拇指，成了邢莹莹记忆中温暖的定格。

“你们两人长得真像。”比武归来的庆功宴上，战友们的“玩笑话”，成了两人缘分的催化剂，让这对“比武搭档”结为生活伴侣。

婚礼上，没有盛大的排场，却充满战友们的祝福。田超颤抖着双手为邢莹莹戴上婚戒，并轻声说：“以后，我会成为你的支撑。”

婚后的他们，并没有被家庭琐事拖住脚步，反而在各级比武场上不断突破。两人不仅是伴侣，更是战友，哪怕休假在家，也常常“切磋技艺”。邢莹莹笑着调侃：“家里有个‘同行’，沟通起来特别高效，连吵架都带着专业术语。”

有一次，田超在地下指挥所进行通信保障时遇到设备故障，一时无法排除。他立即拨通邢莹莹的电话，两人进行“云端会诊”，合力排除故障。这次经历，让战友们惊叹，也让他们更加坚信：专业，是他们之间最浪漫的语言。

2020年，火箭军第四届信息通信比武拉开战幕。经过激烈角逐，邢莹莹和田超双双拿到“入场券”。

为了全身心投入训练，邢莹莹狠心给未满周岁的孩子断了奶。看着哭闹的孩子，这位在训练场上雷厉风行的女兵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田超看到后，默默走到她身边，低声安慰。邢莹莹知道，田超也心疼，但他选择了沉默，因为他是父亲、是丈夫、更是军人。

到了比武场，两人由于参赛专业不同，经常碰不上面。即便偶遇，他们也会立刻进入“工作状态”，探讨可能出现的问题，有时甚至因为不同的观点争得面红耳赤。

激烈的争论过后，田超总会默默递给邢莹莹一杯温水，邢莹莹也会顺手帮田超整理好衣领。这些细微的动作，无声地诉说着彼此间的包容与爱意。

比武前夕，恰逢“七夕”。带队领导特批了半小时假，让这对“牛郎织女”在比武场上拥有一次短暂的相聚。比武结束，邢莹莹拿下个人第一名，两人共同取得团体第二的好成绩。

回到连队，上级配发的一套新装备刚调试好，邢莹莹就带头成立“党员突击队”，助推新装备如期投入使用。田超也很快投入所在单位组织的模拟发射演练中。

2022年底，田超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晋升为三级军士长。得知丈夫晋升的消息，邢莹莹第一时间送上祝福。次年，邢莹莹也如愿晋升为三级军士长。

近年来，邢莹莹和田超各自带领所属专业班组配合完成10余次重要任务，为部队培养帮带专业骨干100余名。

短暂的休假就要结束，田超马上要归队了。对于邢莹莹和田超而言，这份爱，如导弹之翼，托举着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，飞得更高更稳。

# 奔赴

■杨雪莹

## 灯火温情

出发前的那个夜晚，我踌躇了很久。

爱人常年驻守在部队，两地分居是我们生活的常态。因此，每逢休假，我的内心总盼着向他奔赴。

这份奔赴，或许源自我的母亲。她曾经也是一名军嫂。只不过，从前我一直是旁观她的取舍与坚守，直到自己也成为军嫂，才慢慢体味到这份特殊生活的重量。

这一次，越临近出发，我越犹豫——爱人现在的驻地，离我近1000公里。我一个人开车，心里有些没底。

父亲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路是走出来的，不是想出来的。别担心，我陪着你慢慢开过去，今晚好好休息。”说完，他便回屋了。

我留在客厅，开始收拾东西：给爱人带的特产、我的衣服、孩子画的画，一样样往箱子里塞。孩子的东西最多，衣服、绘本、常用药……收着收着，我就想起了李闵燕。

她是我在爱人原单位认识的军嫂，我们处得极好。记得有一回探亲前，或许她也在收拾行李，给我发来信息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下辈子我不想叫李闵燕了，我想叫李大树，把根深深地扎进泥土里，哪儿也不去。”我当时忍不住笑了，过后却总想起这句话。

她一个人在山东，带着两个孩子，自己还顺利取得博士学位，身上总有一种明亮而不耀眼的优秀，让我想跟着她往前走。我选择考博便是由于她的劝说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和父亲出发了。父亲坐在副驾驶位置，话匣子像被晨风打开，从年轻时的军旅生涯，说到母亲独自扛起家庭重担，说到我小时候的糗事，再说到他第一次见到我爱人时的印象。我竟不知，素来少言的老爸，心里藏着这么多话。

当导航提示“前方还有两百米到达目的地”时，我的心忽然跳得很快。夜色中，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部队营区门口。走近了才看清，爱人晒黑了很多，下巴上冒着青色的胡茬。他冲着我笑，笑容里带着疲惫，也带着我一眼就读懂的想念。

刚进家属区，我们就遇见了隔壁邻居。嫂子姓周，是一名牙科医生，我们在部队的新年晚会上相识。那次，她被评为“最美军嫂”，从贵州带着两个孩子来领奖，可她爱人却外出执行任务了。颁奖时，她一个人牵着两个孩子上台，站得笔直。台下掌声响起来的时候，她笑了，眼眶却红了。事后，我常常会回想起那一刻，觉得我应该鼓足勇气去抱抱她。

后来我想明白了，那一刻的犹豫，大概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克制。军属的日子过久了，把眼泪咽回去，把拥抱忍住，好像成了本能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在家属区里吃了顿团圆饭。

在营区的那几天，我常常站在窗前看风景。

这10多年，爱人换过好几个单位，我也跟着住过好几处家属房。每一处住所的窗外，风景都不一样：有一扇窗外种着很多芭蕉树，雨打在叶子上，啪嗒啪嗒的；有一扇窗外是高山，晨雾散去时，山脊一点点露出来；现在的这扇窗外，不远处是一条江，江上有货轮，慢吞吞地来，慢吞吞地去。

爱人下班后，我们就沿着院里的小路散步，聊一些家里的事：父亲最近迷上了种兰花，母亲又去香格里拉徒步等。他听得很认真，仿佛要把这些琐碎的话，一句一句都刻进心里。

假期过得太快，转眼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。

回程的路上，我没有多说什么。这样的日子，我早已习惯——孩子发烧的深夜，车子抛锚的路口，论文遇到瓶颈的凌晨……这些我很少跟他提起。不是不想说，是知道说了，也只能让他多一份远方的牵挂。我也在这生活里，长成了更坚强的自己。

前方还有很远的车程，但我不怕了。就像父亲说的，“路是走出来的，不是想出来的”。

走了这么多年，探亲的路我越走越熟，也渐渐懂得：每一次想念，其实从离别那天，就已经开始。离别有多长，想念就有多深。

这片土地上有多少人在路上，就有多少种奔赴。有人奔向父母的白发，有人奔向孩子的笑脸，有人奔向一桌热气腾腾的团圆饭……万千种奔赴，各有各的方向，而我走的那条路，通向近1000公里外的营区。



## 家庭秀

戎装映着温暖的灯光
史馆里陈列着部队的过往
爸爸走过满墙照片
把火红的故事慢慢讲
孩子穿上最爱的红军装
大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
绶带披在肩头
家人围在身旁
把军营的故事种在孩子心底
把相聚的时光写满家的温情

**定格** 日前，新疆军区某部开展“五好家庭”“最美军嫂”表彰活动。图为表彰活动结束后，获评“五好家庭”的该部干部曹新耀带领妻儿参观单位史馆。

图文：罗 成

## 故乡情思

# 那首心里的歌

■谭长松

每当耳边响起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的旋律，我总是感觉格外亲切。因为这旋律像一只手，从很远的地方伸过来，推开了我心里的一扇门。

门后面，是大巴山，是冬天，是外婆。

我的老家在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，山一座叠着一座，雾一层裹着一层。我家屋后那座山上的荒坡密林里，还留着万源保卫战时挖的战壕。战壕顺着山梁的走势蜿蜒向前，隐在茅草、乱石和腐叶之间，泥土里偶尔还能看到旧时的弹坑。1933年10月，刘湘纠集四川大小军阀的军队，对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发起六路围攻。经过数月战斗，次年7月中旬，敌人以第五路为主，发起了以夺取万源为目的的全线猛攻。我军顽强坚守阵地，数次挫败敌之进攻。后来，又有许多战士从这片群山出发，踏上了漫漫长征路……回望这片大山，我深深感受到，歌里写的铁的纪律，折射出大巴山里红军和老百姓相依相守的深情。

晋升军士后我第一次休假，正好赶上腊月。到家那天，外婆正蹲在灶边烧柴火。看见我，她愣了愣，连忙站起身，围裙上还沾着柴灰。灶膛里木柴噼啪作响，火光映着她花白的头发。她招呼我坐到灶边，往火堆里添了一截柴，絮叨着问我在边关冷不冷、训练累不累，能不能吃上热饭。

第二天早饭过后，外婆说要上坡给油菜追肥。大巴山的冬天，风大湿冷。外婆弯着腰，把粪水一勺一勺浇到油菜根边，我提着桶跟在她身后。不一会儿，她直起身子，轻轻哼起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哼唱几句后，她停下来问我：“这首歌，你们部队教没教？”我很快唱出了这首再熟悉不过的歌。外婆顿了一下，也跟着唱起来。每每唱到“纪律”两个字，她总要把声音拖长一点——这是老一辈山里人传下来的唱法，她已经唱了几十年。我没有纠正她，配合着她的节奏唱。

听村里老人讲：当年打仗时，药品紧缺，连伤员都不够用，但红军还是把省下来的药拿出来，给患病的老乡医治。稍有空闲，红军就帮乡亲干农活。老百姓也拼着性命帮红军，背着粮食翻山往前线送，有的人倒在了崎岖山路上，还有乡亲冒着杀头的风险，悄悄把负伤的红军藏进山洞、密林里。

这些故事，外婆记了一辈子。我小时候，她常在灶边慢慢讲给我听。在她眼里，红军心里装着老百姓，才守得住规矩、受得住苦，就像歌里唱的那样。

前几年，家里给外婆买了一台大字体、大屏幕的智能手机。外婆第一件事就是把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的歌曲视频收藏妥当。农闲时，她就点开视频跟着唱。有时，她还揣着手机去找村里的几位老人，几个人凑在一处哼唱。这首伴着战时烽火传下来的老歌，就这么在安静的山坳里，一遍一遍响起来。

我参军后，远赴阿里高原。雪域边关任务重，很多次我站上哨位，裹紧大衣，望着远处雪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，熟悉的旋律就会从心底冒出来，我总想起外婆，想起她讲的大巴山往事。

外婆不知道阿里有多远，也不清楚高原执勤有多苦。她只知道，外孙当了兵，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当兵第七年，我荣立三等功。拿到证书那天，我给外婆打电话，告诉她：“外婆，我立功了，三等功！”电话那头静了片刻，她慢慢说：“好，好，好好干，听组织的话。”她未必明白三等功的分量，只晓得我在外，不能辜负歌里的道理，不能给这片走出过红军、走出过长征将士的大山丢脸。

每次假期结束归队时，外婆总要送我到半山坡，翻来覆去叮嘱我：“好好干，听组织的话，跟战友好好相处。”她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可这几句朴实的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。

那天给油菜施完肥，我们从坡上往回走。太阳慢慢爬高，山间的薄雾一点点散开。我又唱起那首歌，伴着山风，和外婆一起哼唱，歌声在山谷里轻轻回荡。我走在她身后，看着她微微佝偻的背影——外婆就这么一辈子哼着这支歌，把山里人代代守着的念想，讲给一辈又一辈人听。

# 母亲的手机

■王明洪

## 念亲恩

许多年里母亲一直用着一台老式手机。

此前我对她说：“妈，我给你换个智能手机吧。”她看了一眼手里已有些磨损的手机键盘，说：“还能用呢，换啥？”那台手机是我多年前给她买的。当时我休假在家，看到她以前的手机实在破损严重，就硬拉着她去商场。母亲在商场里左看右看，最后在摆放普通低档手机的柜台前止了步。

看她有要买的意思，我拿起几台向她展示，她却视而不见，自顾自地挑选。良久，她终于选定一款黑色廉价的手机。我要替她付钱，她却执意不肯：“你的钱将来还有大用处！”我知道她的心思：我当时还未娶妻生子，母亲一直放心不下。“说好的我给你买，怎么能让你自己掏钱。”我佯装生气地付了款。当时已是我入伍第7个年头，我的工资买一台这样的手机绰绰有余。

“我知道你手里有些钱，但钱要花在刀刃上……”回来的路上，母亲不住地数落我，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母亲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，从小家境贫寒。兄弟姐妹4人中，她排行老大。年少时，姥姥和姥爷在外忙着挣工分，母亲在家除了做家务，还要照顾3个弟弟妹妹。

清贫的生活环境让母亲养成了节俭的习惯。有了姐姐和我后，她常教育我们：“吃不穷，穿不穷，铺张浪费一生穷！”年幼的我们似懂非懂。记得小时候，过年时她给我们都添了新衣服，却很少给自己买。她解释说：“我的衣服多得穿不完，还买新的干啥？”可我知道，她那几件有些过时的旧衣服用手指头都能数过来。

我18岁参军入伍，一转眼在部队已度过了18个春秋。母亲也从年富力强的中年，渐渐步入老年。我离家时，她泪眼蒙眬地去车站送我。我知道她不忍心自己唯一的儿子远走他乡，但又不得不支持我的决定，因为她清楚男儿志在四方的道理。我走之后，姐姐远嫁，原本热闹的家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。

智能手机普及后，我好几次想给母亲换手机。可一得知价格，母亲便咬着嘴唇说：“这么贵啊，还是不买了！”

后来我休假在家，母亲竟主动对我说：“你啥时候去县城，给我买个智能手机吧，要能开视频的那种。”见我满脸诧异，母亲忙说：“我看你张姨买了部智能手机，打电话还能看到人，真稀罕！”

再次进县城时，我带母亲一同来到卖手机的店面。挑好手机后，我赶紧抢着付了钱。她努努嘴，说：“我有钱，让你破费干啥？”我嘿嘿笑了两声，没有和她争辩。

休假返程时，我坐在火车上掏背包里的东西，无意间摸到一个小布袋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是钱，不多不少，正是手机的价格。我把钱攥在手里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心头五味杂陈。

自从有了智能手机，母亲总喜欢给我打视频电话。有时她跟我聊聊近况，大多数时候，她说没啥事，看我好就放心了。在一次次通话中，我发现她脸上皱纹似乎又多了，白发也密了。以前我总固执地认为母亲会永远年轻，永远富有朝气，没想到勤劳能干的母亲也会老去。

一次和姐姐通电话，她无意间提起：“你知道吗，咱妈手机里和你的视频通话次数最多。”听完，我心头微微一颤。放下电话，看着远处的青山，我想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这么多年我以为自己走了很远，没想到我永远走不出母亲的视线和她炽热的爱……